

# 狗眼看我

张声仁

每次看到或谈起狗，我的眼前就会浮现一双泪眼婆娑的狗眼，可伶兮兮地望着我。

大约是上小学三年级，我从邻居家抱回了一只肉乎乎可爱的小黄狗崽。在征得爸爸妈妈同意后，我在家里进门的屋角落，用几块砖头围了个小圈，把金黄色软软的稻草垫在圈里，为刚断奶的小狗狗安了一个温暖的家。

每当吃饭时，我就端着饭碗，蹲在狗窝边，从碗中扒拉一些饭粒出来，装在一个小破碗中，让小狗崽伸出红红的小舌头舔食。有时也会把饭粒放在手掌里，伸到小狗嘴边，让它吃。小狗吃完了饭粒，它的舌头还恋恋不舍地舔着我的手掌，弄得我的手心痒痒的，心里也痒痒的。等小狗狗吃饱了，我就用手指梳理着它身上金黄色的软毛。

小黄狗在我的精心呵护下，很快地成长起来。每当它不听话，从窝里爬出来，我就把它抱进去，用手拍拍它的头，算是对它私自外出的惩罚。不知不觉，小黄狗能跳跃了，能奔跑了，乐得我也跟着它蹦蹦跳跳。除了上学，我总是把小黄狗带在身边，让它陪伴我去田垅里扯猪草，去山林间拾柴禾，去溪河中捉鱼虾，在乡场上与小伙伴们玩各种各样的游戏。小黄狗就像一面黄色的旗帜，时而在我前边，时而在我后边，忽左忽右，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。

小黄狗的牙齿长得快，很快就能嚼碎骨头了。我就将鸡鸭鱼肉的

骨头扔给它，它蹦跳起来，张口接住，然后咯吱咯吱地嚼得有滋有味。有时我手拿着骨头挥来舞去，故意在手中把玩，不扔出手。这时，小狗的眼里就流露出祈求的神色，呜呜咽咽，用它那小小的身子磨擦冲撞我的脚，摇着小尾巴，好像孩子在父母身边撒娇。我不再忍心戏耍它，将骨头平摊在手掌里，蹲下身子。小黄狗一跃而上，张口叼住骨头，躲到一旁去，慢慢品尝。这小东西，它是生怕我反悔，夺回它的美食。

小黄狗带给我快乐，也带给我痛苦和忧伤。

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除了过年过节，吃饱饭的日子，并不是很多的。尤其是四五月份过荒月，吃的是粥水杂粮和野菜，而狗狗，也要跟着过苦日子。有时一天到晚，它也吃不到几粒粮米。我在放学回家后，总往田垅溪河边跑，每天总希望捉到些碎鱼细虾、黄鳝泥鳅，人吃了鱼鳃肉之后，有点细小的骨头，也可以给小黄狗解解馋。那时节，生产队的田坝塘口，大圳小溪，三天两天被我和伙伴们搞得翻天覆地，鱼虾泥鳅无处藏身。

饿急了的小黄狗，有时也会做出很出格的事来。有一次，小黄狗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袭击了邻居的小鸡，咬死了两只。这还得了！邻居提着小鸡，告状上门，对我爸妈说我指使小黄狗咬死了他家的雏鸡。赔偿之后，我理所当然地挨了父亲的一顿毒打，屁股、脸等部位的指印，几天都没消失。记忆中第一次被人冤枉，受到严厉惩罚的事，留在

了脑海。挨打之后，我委屈得把小黄狗抓到屋后的园子里，拳打脚踢，打得它汪汪直叫，泪眼婆娑。它像个犯错误的孩子，任我踢打，不肯离去。见小黄狗那么个蠢样，我忍不住把它抱在怀里，哭了起来。

小黄狗长到快一岁左右，油菜花开季节，有一天我放学回家，看到一群大人，将院子里所有的狗用绳子拴着，牵在晒谷坪的柳树下，商量着如何处死。我家的黄狗也被拴住，它见我到来，发出了愤怒的叫声。

我冲过去，被大人们挡住了。有一个腰间挎手枪的人，我认得是乡里的武装部长彭叔叔，他在我家吃过饭。我问他为什么要把我的狗拴起来，他说现在正闹狂犬病，院子里的狗都要打死，以绝后患，乡里的打狗队正在行动，不要阻拦他们。我哭着抱住彭叔叔的腿，求他放过我的黄狗。他正为难时，我爸走过来，把我拉扯开，说道：“彭部长，我是村干部，从我家的狗开始吧！”彭叔叔挥了一下手，两个干部模样的人，将我的黄狗拴上块石头，丢进晒谷坪边的水塘里。黄狗在水塘里挣扎，每次露出水面，都呜呜咽咽望着我，企盼我救助它。我被父亲的大手抓住，动弹不得，除了大声哭喊，别无他法。过了不久，黄狗不再露出水面，沉到了塘底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没有养狗。我的眼前，至今总是时不时浮现出我家黄狗那绝望的眼神。

（张声仁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洞口县委党校副校长，著有诗集《梦中的村庄》）

# 冷开水

梦天岚

它们是冷的。

就像一个因为激情而声嘶力竭的人，现在变得安静。他浑身的骨骼和肌腱都已松弛下来，在一个同样安静的角落里，他的目光有点呆滞，甚至，他的神情看上去有点颓废。

曾经发生过的一切，就像放射出去的光线，已被慢慢地收拢，在他的体内凝成一团。不错，他是他自己的光源。

我喜欢这样一张脸，一张男人苍老而平静的脸。

在离这张脸不远的地方，壶里的冷开水让抚摸过它们的手指、嘴唇、牙齿几乎同时感到一种凉意，这是一种直入肺腑的凉意。内心仅剩的那一点点火苗，也会因之扑地一下熄灭。或许没有灭，只留下若隐若无

的火星，被血液喂养，却从不扩散。

而我，还这么年轻，就已经懂得了这些。我不知道等我苍老的那一天会是一个什么样子。我是不是也应该把所有的光都收敛起来，包括躁动在内心的火。

当一个人成为画中的静物，再灰暗的色彩里也会有他折射出来的光线。这光线是如此协调，与房间里的光线浑然一体，就像壶里的冷开水，在属于它的光线里被搬动，从而轻轻地摇晃，再轻轻地溢出来，溢到一个并不透明的器皿里。

直至溢到一个人的血液里，与之混和，而不散发任何气味。

（梦天岚，本名谭伟雄，邵东人。有各种体裁的文字散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星星》《天涯》《散文》等上百种报刊）

# 冬日阳光

胡忠国

冬天的阳光带着淡淡的诗意与明净。

你爱这诗意，可能正因为它的这份明净。

明净的阳光像刚完工的绸缎，每根经线和纬线上，都编织着柔软和舒爽。

在冬日里漫步，满目的叶儿在阳光里一层一层地变黄与变红了——在喧闹的街头，在宁静的乡下。

冬日的阳光积蓄着时光的历练，洗净秋日的尘沙和秋月，褪去初冬的纠结与哀怨。

冬日的阳光多么繁华呀，铺满了大地，一层又一层，摇落了丰盛了一年的秋叶，一片一片还给大地母亲。

阳光点染着红叶和黄叶，还描绘着渐变的彩叶，大大的梧桐叶，细碎的柳树叶，槐树叶，时髦的红枫叶，洗炼闪亮的银杏叶。多得数不清的树，树叶在阳光下，文文静静的，一层一层

地铺着。

整个天空一片蔚蓝。天上没有一只鸟，不知是在宽阔大地书写诗行，还是在树丛深处沉醉。没有云，也没有风，天暖暖的，空气里仿佛弥漫着母亲温情的气息。

一条坡度和缓的山坡两侧，栽种桂花树、香樟树，它们的树冠连成一片，树皮已经龟裂。一弯池塘在低洼处绽放，透过清澈的涟漪，阳光在塘底卵石上嬉戏。远处天地相交的地方，一棵掉光叶子的小树，枝丫清晰俊秀，仿佛是一个干净娴雅的女子。

席地而坐，周围是整片整片使人困倦的草坪，想睡就睡，多舒服啊。

在阳光下，展开双臂，不是为了拥抱阳光，而是为了尽量将身体塞进阳光里，这样就可以和冬日阳光一起了。

（胡忠国，市公安局工作，在《湖南日报》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）



童趣

李梦馨 摄

# 双清

彭真平

在双清，可以当一雅士  
着唐装穿汉服，去爱莲广场散步  
到亭外亭弹琴  
对着资江举杯邀月，或者高声吟唱  
看，月移塔影过江来

在双清，可以当一隐士  
居东塔寺住玉清宫，礼佛参禅、

悟道修行

佛号高过城市的天际线  
一心一意打坐，一丝不苟扫地，  
一言不发敲钟  
听，云带钟声穿树去

在双清，可以当一闲人  
上龙口岭进紫薇园，剪枝蒔花、  
浇水弄草

提着鸟笼在紫薇扎龙里溜达  
独坐幽室里，品明前新茶，赏窗

外市花

拍，比市花还娇艳的双清妹子

在双清，这些样子你嫌有点装，  
有点麻烦  
那就干脆做一凡夫俗子  
在最老的街巷，喝最淡的米酒，  
听最俗的渔鼓  
牵，最粗糙的手  
虚度和挥霍最绵长的时光

（彭真平，邵阳县人，高位截瘫，一级残疾，在《读者》《演讲与口才》等报刊上发表作品）

# 遗失、清算等公告

联系电话:0739-5322630

QQ:287029106

遗失声明

▲ 曾能军(430523197809147677)  
遗失道路运输证，声明作废。

洞口代办处

▲ 洞口县雪峰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 
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，证号：邵字430525700002号，特声明作废。